

閼谷

艾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人类如果没有欲望，就像天上没有太阳。

难以驯服的人类原欲，金子河畔充满诱惑的女人。

一个无法遏止男人欲望的福音。

在遥远的滇南，有一座驰名海内外的金矿山，那儿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铁的规矩：女人不得上矿山，致使成千的掘金汉长时间见不到女人，对异性的饥渴胜似火燎，每逢赶街日，他们便蜂拥到摩多山下的马甸街上去解渴。马甸村一半以上的客店，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青楼，掘金汉用血汗换来及偷窃来的金银全给吸走了。与这些女人的床第之欢，成了掘金汉们生命的最大享乐。

繆夫爵爷认为最大的祸害是女色，为了扼灭矿工的欲念，他把一副倒阳秘方施于酒药之中，于是药性在宗教的氤氲中乘着神祇的双翼漫入了无数矿丁们的血液中，荒凉的金子河变成了一条灭

绝人性的阉谷。正当爵努为自己即将成为金河矿山的大霸主而踌躇满志时，金子河畔崛起了一座土司衙门，龙威土司接管了金矿山，爵努只能屈从于土司手下担任监工。在他弥留人世之际，他把倒阳秘方交给了养子努玛艾然，努玛艾然为达到养父为他既定的人生目的，他向龙威土司献出了秘药方子。金河衙门一面用倒阳药酒对矿工们进行秘密的阉割，同时对那些胆敢偷情交欢的男女施以酷刑惩处。矿工们阳欲的萎靡，使土司如愿以偿地获得滚滚金银。然而，男人的原欲本能是无法堵塞的，矿丁徕生与情人萝梅竟在金娘台上野合，奸情败露后，他们遭到了阉割与毁相的酷刑处罚。怀着屈辱与仇恨，萝梅逃进森林，成了威镇一方的黑衣蒙面女匪，徕生则被努玛艾然所收买。努玛艾然为达到登上金河矿山统治者的目的，让金子河谷真正成为灭绝男人淫火欲念的阉谷，他暗布杀机与阴谋，金河衙门三代土司的命运，都没能逃脱黄金辉耀下的阴蔽魔影，然而生命与青春的涌动是任何堤坝也难以堵塞的……

第一章

当龙祖老爷在单调得使人绵绵欲睡的马蹄声中翻过木摩槎口，谷底的流泉便是金河，那轮纤薄的夕阳，正以肉眼可视的仓皇撤离谷底，一径往山巅攀爬。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不知是在喟叹时日的流逝，还是排泄一路颠簸的辛劳。一个时辰以前，他在金河里里长倮欧家匆匆用了晚餐，便在倮欧里长、莫乌达贝玛和几个侍从的陪同下，策马直奔此地而来。崎岖的路道并未因为鞍座的舒软而免去频频的颠簸。才策马跨出几步，他便感到胃部有点不适，接着打起呃，一路都没有停息。

倮欧里长见龙祖驻马而立，策马走到他身旁，举臂往前方山腰上一指：“老爷，那就是木瓜地！”

龙祖的嘴角轻轻撇了一撇，默然颌首。

木瓜地是这一带山坡上最清凉的一个景点，绿树成荫景观确实很好。但要在这里给小儿龙威建造新衙，它的风水合适么？倮欧里长请摩多贝玛作勘测。勘测宅地风水这类事情对他来说就如盆中捉鱼一样容易，龙祖对此笃信不疑。

昏黄的夕阳已经被金河彼岸的山槎口囫囵吞下。苍白的月亮虽然早就候挂在西垂的天幕上，但此时一统河谷的，仍是太阳遗落在乾坤之间的残光魔影。只有待到阴性的月亮华光盖地，阴气升回，摩多的贝玛直奢才能在对岸山梁上把神犬放逐，这是莫乌

达给直奢说定了的。神犬是莫乌达从稿乐衙门的祭犬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它还没出衙门大门，就被蒙上双目关进囚笼中，捆勒在马驮上。经过两天的颠簸，神犬跟他们一起来到了金河。现在，它被直奢贝玛带到了金河上游的放逐地，就要发挥它的神用。

转眼功夫，侍从们便席地搭起了一顶帐篷，把龙祖老爷扶进了篷内。莫乌达告诉龙祖，神犬就算跑如飞，也得到下半夜才能返回。他要老爷先睡上一觉。

这时，金河上游传来了三声明火枪的连响——直奢贝玛按时放出了神犬……

将近黎明时，莫乌达喊醒了龙祖。龙祖步出帐篷。只见黑夜中一双狗眼面对他发出炯炯蓝光，正是那条神犬！龙祖连喊了它两声，伸出手向它作招示。神犬扑卧在地，发出一阵噓噓的喘息，已经顾及不了老主人熟识的呼叫。龙祖吩咐侍从点着马灯，不待神犬站起来，莫乌达一声令下，两个侍从把它拎起，吊挂到竹杆架上，五条绳子拴住了它的头颈和四条腿，犬身被拉成一个“大”字。神犬除了急促的喘息外，并不吠狺。莫乌达拔出匕首，把铸有血槽的刃面紧贴在神犬的脑袋上。

保欧里长带着侍从们走开了，帐篷前只剩下莫乌达和龙祖两人。莫乌达为神犬诵起“开路经”：

你腹揣着金娘之魂，踏遍金河牝牡山地，为龙氏衙门指出了分窠地。今日你用鲜血浸透的宝地，来日便是掩埋龙氏子嗣衣胞之地。鸱鸟大了要分巢，河水大了要分汊，这是始祖立下的古规。把金山的福禄与这地基连起吧，有金淌进它十二块门板的仓，有银流入它青石镶就的堂。让生育之神塔婆常驻，儿儿孙孙像封火楼上的豆鼓团，遍及摩多金山！

走吧，晦气之物你带走，不要留下一点祸源。去吧，
吉祥如意你留下，不要带走一粒金谷。吓——拦路的雾
你飘进河谷，吓——袭魂的冷气你飘进凹塘，大路宽宽
小路直，把这功高的神犬，安安稳稳送到人畜安息的地
方——烟堡！

莫乌达拉起神犬的四条腿，把刀沿爪趾中间往下划开二寸。殷红的犬血在昏暗的马灯下呈紫色，汨汨流撒了一地。神犬发出两声恹恹的狺哼便安然停止了呼吸。接着便剥皮，莫乌达把匕尖从犬颌刺进少许，往下直线走刀至犬尻间，然后像剥棕匹似的，几下就把狗皮扯下。剖开犬腹，掏出五脏。只见那蚕豆大的金佛娘，已经把狗肠子穿裂了一道缝。他从肠缝中取出金佛，递给龙祖。金佛娘是龙氏门宗祖上传下的家宝，更是龙氏衙门历代土司的佑物，只要拥有它，金子河便会给衙门流送不尽的金财源。实际正是这样，自从爷爷因抗击安南侵军立下战功，从一个寨寨一跃而为红河南岸江外地方十八土司之首——皇封世袭稿乐司，从而把地盘扩辖到了金子河两岸。从那时起，司署衙门便对长期以来一直无人督管的掘金者们进行了纳管——收取金课。金课成为了衙门里的一项支柱收入。近几年来，掘金者中有人寻到了金娘神的足迹，理着足迹在山上掘坑挖洞，得到的是光灿灿的金矿石。在河里淘金的人们则不断捡到了准金：瓜子金、黄豆金、蚕豆金、甚至核桃金！这些淘金人每年每人向衙门交纳的金课，却才只为二钱金。后来尽管作了规定，得了谷粒以上准金的，必须与衙门平分，可实际上没有几个愿把准金交出来。虽然衙门也组织了打厂队并强硬规定：不管任何人打出旺场，衙门打厂队都可以根据金子的蕴含量作出估价买下来开采，但多为枉然。打厂队买过来的旺坑，打进洞后品位并不见得高，而那些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司空见惯的坑

场，却发了大财。龙祖为此伤透脑子苦思冥想，都未谋出个上策来。摩多山究竟蕴藏着多少金子，谁也不知道。前年龙祖率队到省城给总督府进贡时，把这事作为一个疑难请教了拜为干父的总督。总督对此颇感兴趣，当即打开地图，查找出摩多山的方位，用笔划下了一个记号。总督给龙祖请了一个勘探小组，其中有两个为法国神甫。龙祖特备了滑杆和骑马，把他们从遥远的省城接到了金河，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勘测。法国神甫一再哀叹山高路远，无法把勘测器械弄进山来。考察组一行五人，成天在摩多山上转寻，像猴子似的在悬崖下涧，挥动铁锤敲敲打打，举着放大镜瞅来瞅去。勘查得出的结论是：摩多山的黄金成色好，可以跟世界几大金场之一的澳洲金相媲美！从山体表层的沙路判断，山体内肯定有富矿脉……洋法勘查过了，莫乌达贝玛要求来一回土法勘探，得到了龙祖老爷的支持。莫乌达从王步田请来了有名的地师，地师拿着一支魔筛走遍了摩多山野，他把地形画在一方破羊皮上，标上了相生和宿位。他在山上住了六六三十六天后，才逢到了一个金鹿游跑的好时日。那天龙神吐了三次雨水，太阳晒干了一次雨地，进入寅时后，月亮被一片升腾的地气遮掩，天地刹时一片墨黑，卯时刚过，氤氲的地气被天光紧紧压下地，厚厚的稠雾转眼变成了雾毯，呼啦啦铺展在摩多山上。他把地图与三只螭螭一起罩在一只木盆下，然后举起了魔筛，口中念道：“只求你金鹿赏个面，不要你给我屑金银。”不知念叨了多少遍，薄薄的云雾中果真钻出了一只金灿灿的鹿子。它时隐时现，时大时小，不停地在山地上溜窜。待到金鹿消匿后，地师打开扑在地上的木盆，只见那方羊皮地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褐色的螭尿纹印，这些纹印便是金矿脉的分布所在。龙祖用重金把矿源分布图从地师手中买了过来，在衙门里，只有贝玛和官家知道龙祖老爷拥有这样一张图。

这张矿源分布图的价值在龙祖心目中，超过了洋人勘测队得

出的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结论。龙祖最终作出让尚在省城念书的三子龙威分家到金河来另立新衙的决定，也是由于这张地图的关系。三只神魔的蠕蠕在羊皮上留下的密匝匝的曲线图，显出了分布在金河两岸牝牡矿山中的丰富的金矿脉，让龙威来此建衙为的就是要开发这金矿藏。小儿子是龙祖手心的明珠，只有替他把分衙建起，他这个作父亲的才能安心息神。今天，腹坠金佛的神犬在升天之前证实了木瓜地的确不失为建立衙门的好地，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现在，事实已经扫除了龙祖的顾虑。这说明，木瓜地作为新衙地基的择定是相当正确的。

龙祖如此思忖间，莫乌达已经把神犬的肚脏扔到一旁，狗皮上仅剩犬肝。他们一道观察起犬肝上的纹理，这纹理将是新衙财运与权势的一种预兆。只见那满肝叶的丝纹中，有两条较为粗晰的纹道从两叶主肝分别向尾尖伸延，纹道越过肝体的中部，分散成一些细缕，扭扭曲曲地往肝叶的一侧倒靠，然后渐渐消失。两条纹道的周围，布满了异样的黄斑点。莫乌达把较大的两片肝叶分为南北两岸，中间是无水的干谷。只见这干谷两岸的梁子上，那些针眼大的浅黄斑点貌似散乱，实则乱中有序，横向一看——就像站在高山鸟瞰金河那样——那些由斑点组成的线路蜿蜒而布，条理分明，自然天成。烘地，龙祖心中燃起了一把火，天啊，呈现在这肝叶上的点线走向，竟与羊皮地图上的一样！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

莫乌达也不由惊愕了。其间，还有那条头粗脚细的尚未到达肝叶边缘便消失了的纹道，它使贝玛有些惶然不安：龙氏衙门财源富厚，但子嗣和官衙却不长远？贝玛捧着犬肝的手不由有些颤抖。对于这不足巴掌大的犬肝上所显示的秘谕，龙祖自然也是看得懂的，那黄色斑点的密布所带来的欣喜，自然受到了削弱。莫乌达那双在喜悦的覆盖下微微发抖的双手没躲过他的眼目。他想

听听贝玛对那条不太景气的纹道的解析。正欲开口，只见贝玛用狗皮包起犬肝，有些为难地：“老爷，这犬肝……”

龙祖知道贝玛的心思，犬肝上既然昭示和藏着有我龙氏家族的财源，其他人当然是不能觊觎的，所以在杀狗之前，傩欧里长和侍从们都自觉回避了。但你莫乌达跟其他人不同，龙祖思忖道，那张羊皮的金子分布图你不也看到了吧——虽然这并非是龙祖本人情愿的，但他估摸，当他从地师手里拿过地图，在返回摩多寨子把图呈交给他的那段空隙里，他是足有机会把羊皮图看个一清二楚的。这样一想，龙祖便道：“你收起，回去把它风干后再交给我。现在你给我解解那纹路，照实说，不用顾虑。”

贝玛已经把狗皮揭开了一半，本想指点着肝纹进行解析，但他又把它收起了。尽管老爷说不用顾虑，能避的还是避开为好，他用一种低沉的但确是稳健的语调说道，这犬肝上的纹理，是从上而下，可见龙氏衙门的权势，是上天降定了的。虽然纹理没能贯通地府，暗示龙氏衙门的权富不可能贯通乾坤，但那纹路不只一分一毫，它越过了肝叶的中线还有余。天上一日地下十岁，这样就已经了不得。纹道中间的稀疏，兆示权富的路道并非一成不变，就这样。”

龙祖脸相有些木讷，连道两声：“有理，有理。”接着说道，“我龙祖倒不是非要奢求子孙后嗣永为权贵。儿孙自有儿孙命，如不求奋上，即使坐享在父母挣就的金山上，也终有坐吃山空的一天。龙氏衙门现有的规模，也不是老祖宗创定下来的，而是父亲扩富了它，使它比祖上更强盛，这才是好儿郎。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让儿子们候坐在原有的家业上。得让他们去冲闯，去兴创。在我眼里，能看到儿孙们强旺就行了。以后的重子重孙们能否成器，那要靠他们的本事啰。”

“老爷，你看这山势。”贝玛举臂指点道，“木瓜地后坡，凸起

一对丘包，这是新衙的靠脑。丘上的树林，将是屋神栖居的地方。难得的是，两个山包脚下都冒着龙泉。沿坳地左右走出去，左边有木摩垭口，右侧有木梳垭口，两垭对称，那是两只翅膀，有了它，新衙便是伏地的鸱鹰，虽然落足在木瓜地，两眼却能俯视大半条河谷！这样的地势，简直就是开地之初神犁留下的造化！”

“这条狗是木瓜地新衙的第一位功神，我龙家的功德簿上将为其挂上一笔。金河新衙永远不准杀犬为食！”

龙祖的话音刚落，河对岸不知哪条脊梁上传来了几声犬吠。摩多山东面的天隅透出了一片鱼肚白，夜幕撩开了罅缝，山野在破晓的轻风中喘了口气，夜的岑寂顿消，一种莫名之声在空中流泄开来。

莫乌达喊回了倮欧里长和所有侍从。

剥了皮、掏空了内脏的犬身，被送到坳地背后的山丘上安埋了。墓穴上盖了一块石块以防兽刨。与此同时，侍从们把帐篷一应收拾起来。

当一溜骑马叩击着细瘦的山路井然离去，一张绷展开来的犬皮被挂在了高高的木杆顶端，杆子稳稳地栽在木瓜地上。

第 二 章

半月以后，从金河两岸各村寨抽选出来的三百余人的建衙大军开到了木瓜地。人们在山坡上搭起一排排茅棚，开始了一场大兴土木的会战。坳地稍加打理便成了一块平实的宅基，九尺深的基沟把山体千年的木土刨露在烈日与青天之下。坳地右侧的青石岩，在隆隆的爆破声中一天比一天矮缩下去。无数的石方，在石匠的鑿子下变成了石坯与石条。有的则在窑子里焚炼成石灰。山坡上开挖出两条畜车道，运送石沙料子的牛车、马车掀起的尘土，秋雾似的弥漫在正月间的天空。稿乐衙门把兴建衙门的差事交由金河里里长保欧负责，为他配置了两个从通海请来的土木师傅担任总技师。新衙的设计在吸取了稿乐府邸的基本构架的同时，根据两位土木大师的建议进行了一定变更。设计图纸在动土之前曾送到省城让龙威公子过目。衙门的基本建构为五个四合院，一个主院，两个进院，成“厂”型。

在夜以继日地大兴土木的同时，龙祖还从全司十一个里中各抽出乡兵 20 人，组成 200 人的清查大队，荷枪实弹地开往金河。清查大队分为两个中队，沿金子河南北两岸同时清查而下。金河两岸的矿山，总计将近百里，历史上长期开掘的采选厂就有几十个。这些采矿厂坑洞遍布，深则几里，浅的不过几尺。矿场与矿场之间，有的相隔数里，有的不过咫尺。这回深入到各采选厂的

清查队来势有些凶，清查队从队长、组长到队员们，全是来自外里的，这就使掘金者们，尤其是金头老板们产生了疑虑。自木瓜地动土建衙以来的这些天，掘金者们失去了以往的平静心境，各种谣传不径而走，众说纷纭。有的说，衙门一建起，远在省城念书的龙威少爷就要回来坐镇金子河。到那时，所有掘金帮伙都得停下活来，新衙将重新组织人马进行开采。有的则说不然，开采是可以的，但要加重金课，地皮税、毁林税、用水税等等，多着呢。也有人说，到那时，现有的掘金人便是衙门里的采金队员，只不过供饭的不再是金头老板，而是衙门府。到那时敲钟就吃饭，盖印就领薪，比现在痛快。还有人说，龙威少爷将从省城买回洋机器进行开采，不必再用人力踩碓。到时候机器溜床轰隆隆一摇，放进水银一裹，金子就拿起来了，不必再用木瓢一捧捧去摇涮。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人们谁也说不清。

乡兵们分为10人一组，深入到各个采选厂进行清查，他们首先对掘金者们进行登记，从姓名、年龄到籍贯。还描画出各采选厂的地形图，把坑道编号标入图内。每到一地，他们就责令金头凿一石碑，一面镌刻上厂地地名，另一面刻上“世袭稿乐司署立”几个大字，并用黑漆把字体涂成深色。石碑皆立于显目之处。清查小组每到一处，金把头们无不以酒肉招待，并给每个队员手里塞上银元。头目们得到的则往往是金戒指、金元宝、金条子。清查队员们在酒筵上喝得昏昏欲醉，便把一些清醒时候不便讲的话吐了出来。尽管有些话他们自己也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而且众说不一。

清查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金河两岸的所有采金厂像篦子梳发似的清理了一道。

也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木瓜地衙门的石脚已经砌出地面三尺高。石墙上立起了青一色的黄木屋架。压顶的青瓦，正一批

一批地从汉族师傅的瓦窑子里烧制出来。窑、泥、石、铁、木、画各种工匠，大多是龙祖拜托师爷孙跃益从石屏、临安请来的汉族人，他们的精湛技艺显示出了绝对的优势。眼看衙门的崛起正在以蜜蜂筑巢似的速度长进，霸山占壑为王的金头们有些坐立不安了，他们纷纷来到马跳箐找金把头爵努讨主意。金头们有些不解，爵努似乎并没把金子河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一回事，这个大金头的泰然立即成了众倚之桩。

爵努在金子河掘金帮伙里的地位，就像摩多山峭峭的巅峰统盖众岭。他的威慑力来自他对手下矿丁们的管理。金把头们都在模仿他治理矿山的方法，但从来没哪个学得会。人们最奇怪的是，他手下的矿丁对于他的尊从，就像葵花向阳那样到了一种机械无误的程度。其他金把头手下的矿丁们的活法，无非是人生一世，及时行乐。他们把用血汗挣来的分分文文，全用到吃喝嫖赌上。爵努手中的矿丁们也吃也喝，赌也不少，嫖却不多。而最使金头们伤脑筋的是嫖娼。由于金子河自古以来形成的铁的规矩：女人不得上金矿山，致使成千的掘金汉长时间见不到女人，对异性的饥渴胜似火燎，所以每逢虎、马、狗三个赶街日，他们便蜂拥到摩多山下的马甸街上去解渴。每到赶街天，商人和马帮从国内各方及境外邻国聚集此地，所有进来的货物都可兑换金子，所以马甸街又叫金子街。在山上发了财的金头们，在马甸街上都有铺面。每到赶街天，160户的马甸村几乎家家户户开旅店，马帮、商人住满了大小客店。其中一部分便是女人。马甸村一半以上的客店，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青楼，她们就像掘金汉们带上采金场去的水银那样，把一条条硬汉用血汗换来的金银给吸走了。与这些女人的床第之欢，成为了掘金汉们生命的最大享乐，几乎所有男人都去寻找这种欢悦。然而靠劳苦所得的那点金银是不够他们花销的，于是他们就在金场上暗暗偷盗。这一失金的漏洞，金把头们无论怎

样防范都始终未能把它堵上。

爵努的矿丁们却很少去跨马甸的青楼门，因而在矿山爵努的金子是流失得最少的。除了嫖女人，其它方面也没有哪个金头手下的矿丁像爵努的弟兄们这样本分。正是这些弟兄以牛马牲口一般的忠诚使他们的老板成为了金子河至高无上的金把头。爵努这种使人望尘莫及的威严之治成了其他金头老板们心头的不解之迷。

在越来越多的金头们的请求下，爵努答应以他的名义通告各个金头，下一个虎街天在马甸进行一次聚会，大家在一起议一议。

以往金头们在马甸的聚会点多是在涅哉摆的店房里，这一次也不例外，爵努提前通知女主人备好一头猪，由他出钱宴请众金头。

涅哉摆是马甸有名的“高脚骡”马帮的女老板，她经常参加金把头们的各种聚会。这个五大三粗的长着一双大脚的女子原本是石屏地方的“三道红”^①，这个彝支的女人们从来就以吃苦负重走西头（磨黑）而闻名滇南。磨黑是滇西南最大的一个盐场，它所出产的食盐往东南方向的输出，除了马帮牛队的驮运，便是一队队由彝家“三道红”女子组成的“背帮”。她们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几十人一群，或集队而行，或掺杂在马、牛帮中，一年四季往返于磨黑至红河的山间驿路上。她们顾长而充满韧力的身躯间杂在马队中，往往还要高过马背，因而被称为“高脚骡”。涅哉摆15岁那年失去了阿爸，便跟在阿妈身后踏上了走西头之路。三年后，阿妈在思普死于疟疾。她们一伙“高脚骡”帮被临安城里一家显贵商号雇用。店主老爷看上了涅哉摆出众的容貌，以侍候的名义把她留在了身边，名为婢女，实际上充当的是妾。然而驼背

^① 红河北岸的一个彝族支系，因头饰上缠有三道红线而得名。

的老爷已经几乎失去阳力，对于女子却有一种变态的淫欲。有天晚上他多喝了一碗老陈酒，给守门的公狗也灌了半碗，他让淫哉摆脱光衣囊要她与公犬乱伦。淫哉摆胸上被犬爪抓出了血印，她欲挣起，驼背老爷用双膝跪住她的手臂，她把他掀翻了，她刚要逃跑，又被老爷紧紧抱住腿，用指头戳她下身。她抓过桌上的洋烟枪，往他头上狠狠打去，她从府院的后门逃了出来，却不敢回家，到异乡一个小伴家躲了几天。老爷被他打裂了脑壳，动弹不得。他雇了一批打手，四处抓她，她在临安不能再露面，那小伴给她出了个主意，她有个叔叔，也是因为逗惹官家被兵丁们追逼得走投无路，最后闯荡到江外金子河逃生，闯出了一条活路，成了金子河的一个金银匠。不幸后来他病死了。小伴劝淫哉摆不妨逃往江外金子河去，那种不毛之地，山高皇帝远的，活命是可以捡一条的。淫哉摆听从了朋友的话，只上了路。她把头发剪短了，戴上一顶破草帽，又换上男人的对襟衣。还用锅烟垢把脸涂黑。在花椒寨，她搭上了一队马帮同路。到了河底，蹉步过河时，她失脚倒在了水中，赶马人把她拉起，发现她肉色和胸部的破绽。那晚上在篝火旁，六个赶马人轮奸了她。事后他们丢给她一把尖刀，三十块“光绪元宝”，告诉她他们去的是咪哩山而不是金子河，然后，扬长而去。

淫哉摆别着那把六寸长的护身匕首，又经过一番折磨，终于来到了金子河。她落入了一个老鸨手中，鸨母也是江外彝人，她让她在烟花楼陪男从睡觉，她用身子赚得的银子却归鸨母。她不愿再呆下去，便到店铺去打零工。一个麻子阿婆同情她，她是马甸“高脚骡”帮的帮主。阿婆告诉她，她遭磨难就因为有张漂亮脸庞，若想平静地过日子，得狠狠心破相。淫哉摆点头认下了。阿婆用酒把她灌晕，施展起她拿手的破相术。她先用荨麻蜇她的脸，那脸上立刻疙瘩丛生，然后理起三根银丝。在那红肿的疥点丛中

纵横勒割……最后涂上药。五天后涅哉摆伤愈了，脸上永远留下了一道道纹痕。美消失了，却获得了一个自由的女身。摆脱了淫贱的涅哉摆，对着镜子伤伤心心大哭了一场后，昂起了头。麻子阿婆看上的正是涅哉摆这^个帮^的帮头。她把她留在了身边做贴身助手，让她熟悉了马帮生意的行当，还让她跟着马队出去跑烟帮。^①十年过去了，眼下麻子阿婆已经弓腰驼背，料理不过店务。经过多年的交往，这个老寡妇已经把涅哉摆认做亲女儿，把自己闯世的招数全部教给了她。同时还把马帮的经营与管理托付给她。涅哉摆身上已经显现出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咄咄之势，对此，麻子阿婆感到莫大的欣慰。自己惨淡经营挣来的这个“高脚骡”帮，如今能够落到这样一个接班人手中，她觉得死也可以瞑目了。

爵努领着他12岁的儿子努玛艾然最先来到马甸。随后金头老板们也一个个带着贴身护卫赶来了。他们身着青一色的对襟衣，头戴皮毡帽，腰上别着防身武器。护卫们被安顿在楼下进餐。主子们上楼。待各位金头入座后，涅哉摆让伺候们把十二碗大肉大鱼端上桌来，还有一罐刚出甑的头酒。

爵努首先给大伙祝酒。

“各位金头兄弟，今日大家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自木瓜地修建衙门，大家的心就没平静。我给大家备了壶热酒，有什么边喝边讲。来，先干一杯。”

众人齐应，碰杯见底。

努玛艾然从父亲身边的凳子上站起，与父亲碰了一下杯。

来自母鸡冲的金头惹洛放下酒碗，但未坐下，他说道：“各位老板，眼下不是咱们睡囫圇沉的时候了，我给大伙通报一桩事：木瓜地衙门动土之前，有条神狗已经把金娘孃的脚迹印子收走了，山

① 马帮行语，专指边境一带去驮鸦片。

脏里的砂路全部印现在那神犬的肝脏上。那狗肝被龙祖老爷收起，神狗皮就挂在衙门工地上！”

芭蕉林的金头老板提出了质疑：“木瓜地确实挂着张狗皮，谁见神狗去收金娘娘的脚印了？”

惹洛说：“那晚是个属虎日，我刚睡下，簪沟里发出一串马蹄声，但却缺少马掌铁的清脆。守山狗咬起来。火房里的红公鸡仿佛被人捏住了脖颈，浩、浩地惨叫几声，飞出了火房。第二天清晨，屋外留下了满地的凝血和鸡毛，一串狗脚印清清楚楚地印在地上。我的守山狗带着几个矿丁，嗅着狗脚迹，一直追寻到木瓜地，见到了那面狗皮旗。”

鹿滚塘的金头杨大头说：“这事假不了。那晚我蹲在草丛中拉屎，面对着水塘，突然听得一阵马蹄的飞响，响亮得很。我只以为是耳鸣，但见一条白狗飞快从水面溜过，溅起大片水花，我头上也落了几滴。天亮后我告诉我那帮弟兄，他们说水上飞白犬，证明水塘下埋有银子，问我要不要放干水挖，我没点头。就算挖出几升银子，也不如我那塘冲金水值钱哩。”

正在逐桌斟酒的涅裁摆，手中的陶壶僵在了胸前，她说：“如果你们讲的不是酒醉话，那还了得！衙门里的打厂队，只消沿着那狗肝上显示的沙路去挖掘，你们还吃个屁。”

“将来衙门盖好后，肯定就是这样。”

惹洛说：“就是。人家顺藤摸瓜地理着砂路开采，占着砂路的掘金帮都要被撵开。”

“到时候，只有带着弟兄们下河淘金啰。”车作说，“一年才能淘六个月，坐吃山空，还不如回家去垦田地。”

殷努却说：“我看不至于，好歹大家都是老板，每人手下都有一班子掘金的高手，那金子就算是现成地埋在山里，也得靠人去把它掘出来。谁来木瓜地当大老板，也得靠咱们给他挖。”